

V 25.14

雲
龍
文
史
資
料

芳一
86



封面设计 张 驷

封面书写 张崇智

责任编辑 杨承德
 杨宗汉

前 言

云龙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云龙就有人类活动，近年来，又在天池发现出土的石刀、石斧以及用火的遗迹。在民建坡脚，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，说明云龙这块地方，很早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据史料记载，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 一〇九年），云龙为比苏县，属益州郡。

云龙的历史是云龙各民族的发展史，较早的部族是峨昌、苞满、比苏，他们的活动在澜沧江沿岸，他们之间“不相统属，无官职，亦无赋役，不知岁月，耕种皆视花鸟。”各部族在云龙境内迁徙频繁，不断分化，又不断融合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，云龙各族的经济不断发展，文化也不断繁荣。

明清时期，云龙的商生产在一些地区有较大的发展，盐的年产量二百六十多万斤，畅销滇西，铜的年产量五十二万斤，直运北京，银的年产量达五十多万两，有手工工人数千，矿山数十里。商品经济的繁荣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，自清以来，受汉文化的影响，先后出现了马锦文，杨名颺，董善庆等白族翰林、进士、举人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
云龙史籍繁多，有的文献材料难以见到，不易搜寻，更

不易集中阅读，县政协为了帮助大家熟悉了解云龙的历史，给社会上提供研究云龙历史的资料，总结历史经验，为振兴云龙经济，为云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为云龙县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。经批准成立云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着手编写《云龙文史资料》，比较系统地介绍云龙县的文史资料，并少量地反映我县一些同志撰写的有关研究云龙历史的文章。

云龙县文史资料选编的要求，坚持按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发刊词中指出的：“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，主要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历史资料，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。……”所要求的，撰写稿件不限体裁，不论是笔记、回忆录、短篇叙述或长篇记载，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稿件，我们一律欢迎。我们热忱希望熟悉云龙文史的同志积极为《云龙文史资料》提供资料。

选入的云龙文史资料，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，保持原貌，对其中不符合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部分，我们没有进行删改，希望同志们在阅读和引用时，要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，选编资料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云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云 龙 县 文 史 资 料

一九八六年 · 1 ·

目 录

前言

云龙的古籍

《云龙记往》·····	(1)
《云龙记往》概况·····	(14)
董善庆与《云龙记往》·····	(18)
治云要策详·····	(22)
学务、实业、开沟灌田、提倡漕涧垦荒示、漕涧垦 出田详、司法·····	(26)

古籍中的云龙

古籍中的云龙·····	(41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关于云龙的阿昌族问题·····	(5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重要金石

建城碑记·····	(62)
明季浩封世守漕洞武节将军墓志铭·····	(64)
彩云书院碑记·····	(67)
修建学宫碑记·····	(69)

历史人物

马锦文·····	(72)
丁润身传略·····	(73)

古代诗文

黄桂：《黑水辨》·····	(76)
杨文奎：《黑水辨引》·····	(78)
黄桂：《沧江赋》·····	(81)
毛絃：《澜沧江》·····	(83)
马锦文：《调寄浪淘沙》·····	(84)
杨名题：《虎头文笔》·····	(84)
尹陈谟：《澜沧江飞龙桥长联》·····	(85)

回 忆 录

我所经历的几次匪患·····	(8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回忆云龙的解放.....	(92)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云龙县第一届委员名录	(96)
征稿启事.....	(98)

云 龙 记 往 叙

董善庆

州志创于明朝天启间知州黔人周宪章，成于我朝雍正三韩陈希芳详且备矣，然朔始不详，元以上以其地夷也，未通于汉也。余抵仕读志，复访诸吏，吏进一册曰：《云龙野史》，无作者姓名或段落，不成篇幅，且句有俚俗，字多为谬，似传袭之误。其自明初及我朝康熙四十六年，记段保子孙世职，皆编年体，间有州志不及载者，至桂王据滇吴逆僭号时，段氏职升降无可取，宜从删，其纪明以前，所拟世代始末迄元，已迁六百余年，则此地洪荒初辟，未通于汉，并未通于蒙诏时之人与事也。

州境入版图，肇自明季，我国家教养百余年，礼乐刑政始遍山陬。前此野夷生长，未沐王化，亦何足记。然有境即有人，有人即有长，其能雄长一方，夷众威服者，非必皆势力揖之也。其孝义贞烈之得于性天者，虽不尽合乎中庸之道，而以之励俗则有余，其与左氏内外传所载，司马氏史所记著，间有合焉，是不可以不记，爰不揣固陋，为之删其繁芜，移其段落，联其篇幅，文其字句，分为易野，四野史之名，颜曰记往，以示不足当史之意。册成，访之州人，始知

作者为董善庆，康熙四十九年岁贡生，世居三七村，好读书、访古，此其得之故老传闻而随笔记者。因志原委于右，不没其善，且备异日修志者之择焉，是为叙。

大清乾隆五十六年，岁次辛亥夏四月云龙州知州山左王凤文撰

云 龙 记 往

云龙记

云龙州，古云龙甸也。其名得于澜沧江，蒙诏时，四渎之一。或曰：江上夜覆云雾，晨则渐以升起，如龙；或曰：大理人有惧罪逃江滨者，事缓乃出，蒙氏拘讯匿所，答以在云浓处。嗣后乃称云龙甸，附邓浪诏境。洪荒无稽，云龙之名，自蒙氏起也。澜沧入州境，由北而南，起苗委，经赶马撒，至浪宋，下至苗寨，再南，则两山夹江，无居人，至顺宁界，山方开阔，有村。自苗委至苗寨，江行一百七十里，夹江之山脚，阔者二里许，狭者江深山陡，径亦险隘，始无田，深箐丛杂，野夷星居，刀耕火种，迁徙无常，夷有三种，摆夷十之七，阿昌十之二，蒲蛮十之一，地广人稀，每一山有五、六家，或七、八家，多不过十余家，亦不屯聚，各家庐舍，率隔百步或半里许，有丧则以其所用什物同死者焚于野，并焚所居，生者移他处。男女婚配无媒，听自择，不计同族尊卑，有奸淫者，妻必告其夫，夫鸣于酋长，长索其物百件，与众瓜分，以示罚，物不计精粗大小，牛等于鸡，针同于斧，以足百数为准，不足则杀之，故俗少淫。酋长名曰头人，凡一山所居，或十余家，内有膂力过人，善

射善走者即为之，不相统属，无官职，亦无赋役，其地不知岁月，耕种皆视花鸟，梅花一开以纪年，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纪旬，竹花六十年一开以纪花甲，名杜鹃花为雇工，此花开则宜耕也。摆夷兴自阿苗，计其世，当东周之末。十一月梅花开贺新年，疑遵周正，及明初段保为长，始教人识字，如借贷书契，犹沿其旧，曰限至某花开时，或曰限至某鸟鸣时。

摆夷传

摆夷有一女，力举百钧，走射异常，年及二十不肯嫁，父母迫之，曰惧生产，誓不适。人曰，如此则尔绝矣。曰：曷来（华言：菩萨）之子安在？竟独处。又一男子不肯择妻，曰：祭弄（华言：畜牲）感欲有时，何为人而无耻也！人曰：尔何不以时应之？曰：我又安知其时乎？亦竟不娶。由是众称此人为固固（华言：光棍汉），名此女曰结妈（华言：独女）。一日，固固病死，结妈闻而往，及气绝抚之恸哭。父责之曰：非尔夫，何伤情若此？女曰：此男子世间岂易得哉！愿与同死。父誓曰：汝强不嫁而欲此人，不知耻乎？女含泪归，自是遂孕，期而生子。夷有诘予父为谁者？结妈含羞饮毒死，结身之父育其子，名曰阿苗，阿苗长，膂力走射如其母，夷众推为头人，各山头人皆来听命，非复前之酋长，仅率数家者矣。以今下坞村之鹅毛山为寨，鹅毛者，阿苗之讹也。先楚夷族无姓氏，莫辨伯叔，阿苗生四子，今以父名作姓，以别支派，长苗难、次苗丹、次苗委、苗跖四子俱善射善走，如其父。阿苗管山以来，夷类渐繁，虑其散居难治，令四子分理其地，苗难至今下坞苗难坪，苗

丹至今苗丹村，苗委至今苗委村，苗跽至今苗寨村，寨即跽之讹，后人即所至以名其村也。四子分占江之上下，以布阿苗之德威，夷众咸服，称曰：四方天王。自夷有头人以来，于斯为盛。阿苗歿，四子妒嫉，不相和，自弱其势，夷众不服，惟苗丹才力过人，能治诸夷服，胜于诸兄弟，此后遂为一带总统头人。是时，夷酋中有阿奔者，年十五、六，不受苗丹约束，据今下坞之牛山，日事劫掠，苗丹设计捕获，阿奔所掠夷女，呼其父母还之，用夷法责阿奔，刀背五十，没其货百信，阿奔几毙，回山不敢复出，而恨苗丹入骨，不敢言报，隐忍以俟。苗丹子五人，曰丹戛、丹梯、丹坞、丹邓、丹讲，亦令分治五处，今以村名丹戛、丹梯、丹坞者亦因人名其地，丹邓讹为汤邓也，丹讲讹为汤讲也。苗丹三姐慕伊曾祖母结妈之奇，亦不肯嫁，苗丹亦令分理，即今三七村，七者姐之讹也。阿奔受辱后，退据山寨，年渐长，力亦愈壮，时欲报仇不得间，后知苗丹老，五子散处，密约其党，生擒苗丹去，五子闻难，急奔至阿奔寨下，矢石如雨，五子痛愤，冒矢石上陡峻，同被伤死，夷人哀之，号曰：五方甸主，岁时致祭。五子中，惟丹戛有子戛登，时年十二，自父祖伯叔死，悲不自胜，持利刃将往杀阿奔，其姑母三姐泣止之曰：“家只有汝六尺孤矣，汝方今野靛花一开，若不自保，以羊投虎，何益？汝速避其害，此仇我自图之。”戛登泣从，走于丛林中。（今丹戛有戛邓坡）三姐欲报父兄仇，遣人往阿奔寨，说之曰：阿苴（华言：姑娘）遣相恩几莫（华言：大哥），虽杀一家父子，然男与男仇，于女何以，管人（指父戛邓）来时有白螺一枚，（白螺，海螺也，飏刀之夷人以为宝）若肯赐阿苴，则情同亲兄妹矣。”阿奔与左右议，左右曰：

“女子见浅，慕儿莫来白螺者，欲嫁意也。”阿奔喜，对来使者曰：“白螺易得，阿苴可欲嫁我乎？否则勿言。”使复命三姐，命复之曰：“阿苴父兄尽丧，孤苦无依，愿嫁儿莫，但前誓不嫁，一旦相从，羞于对人，请订期自明夜私会，惟儿莫所欲。”阿奔家有妻妾，闻私会，甚喜，即出白螺付之，使者辞曰：“需儿莫去时亲授，乃见情意。”又云：“明夜潜踪，勿使人知，阿苴无不如命。”阿奔益喜。使者归，左右谏曰：“仇人之家，不可潜往。”阿奔怒曰：“彼一女子，能出我手哉？勿多言。”次日，三姐召夏邓密语曰：“自我祖父世长众夷，未有今之惨毒，今夕当奔命报仇，尔好做人，继祖父业，勿念我也。”夏邓哭而去。日暮，阿奔果潜至，喜而入，三姐艳妆笑迎，阿奔益喜，三姐开大门，让阿奔先入室，三姐后锁其房门，阿奔入不得出，火旋起四面，三姐持刀守门，火尽，阿奔为灰，三姐亦头额焦烂，不敢远避，俟阿奔死，乃倒卧水沟中，须臾亦毙。次日，众酋长闻阿奔死，俱称快，遂徙其寨。夏邓悲三姐之死，每岁往沟边致祭，夷民亦祭之，沿今凡沟渠处皆祭之，号随沟神龙。夏邓年长，复为总酋之长，且有寿，人问其年，曰：“吾见竹花三开矣！”夏邓传十余世，皆为总酋长。至屏喇，威名愈盛，时值后汉诸葛丞相征孟获，自白岩败归，残兵数人迷路至此，值梅花初开，众夷拜贺新年，迷途之人语及汉人姓氏，屏喇效之，即以喇为姓，夷人亦各自取姓。屏喇传四、五世，至喇鸟，嗜酒色，夷有祝洞者，其妻美，杀而夺之，洞弟祝美，纠各酋，袭杀喇鸟，焚其居，尽杀其亲族，阿苗乃绝。

赞曰：天以阴阳生人物，物有气化，人亦有之，二五之

精妙合而凝，非必形媾乃孕也。固固将死，结妈见而恸，愿与同生死者，倾心能使久固之纯阴感于将消之无阳而孕焉。其理愈微，其事亦奇矣！苗丹五子殉难，愚孝可哀，虽有智勇之女，孰与复仇？沟神之祭宜其遍境中以至今也。夏邓幼英孳且寿，惜不闻其治绩，若天留三姐以教之，岂必其终限于夷耶？惜哉！

阿 昌 传

祝美者，阿昌种也。喇乌灭，摆夷之种或死或逃，自此渐尽。惟阿昌、蒲蛮二种，亦各立酋长，不相属。阿昌中有僂作者，居今松牧村，号象山酋长，诸夷离散，惟象山独盛。一阿昌嫫而有子猛仰，因猎，误射毙人，僂作捕治，令以数羊赎罪。猛仰往求一老妇，愿弔身贸羊以赎父罪。妇曰：吾聊毛耳！（华言：寡妇）作作（华言：饮食）且难。猛仰曰：然则吾父休矣！乃痛哭，老妇怜之，亦泪下，送之出，则见门外数石皆化羊，妇喜，令仰驱以赎父。次日，羊自逸回故处，复化为石。（今地名石羊讲）僂作奇之，以女妻仰，抚为己子。仰长，力可倒牛，射中刀齿，夷众服之，威名日盛。猛仰传五、六世，至猛腊，有一女名奴六，牧山上戏作一塔，高七尺余，日久不倾，数年欹左，数年复欹右，推之终不倒，人皆奇之，明季建寺，名曰：《塔影复圆》，为八境之一。是时，蒲蛮有底弄者，长蛇山，与猛腊有隙，袭而杀之，灭尽其族，独奴六得脱，嫁夷民早姓。底弄势压诸酋，夺劫所蓄，众酋约攻不能敌。奴六嫁年余，底弄见其美，谋夺之，夜潜至早家，奴六孕已及产期矣，暗中

望见一虎入其门，骇疑不敢前，久之无所闻，乃排□直入劫奴六回，其夫逃，奴六至底弄寨，天已曙，临夕，隐利刃诱底弄刺之，衣厚，伤不透膜，得不死，奴六踰垣逃，底弄裹伤，乃持刀追之不及而返。奴六回与夫会，相避于深泽中，是夜，奴六生子，次日，底弄寻奴六夫妻不得，焚其居，夷人四处搜之，夫因妻产饥甚，出射禽，搜者得之，并获奴六，底弄恨甚，俱齧桀之。奴六被擒时，弃子空树腹中，此日，早姓之妹来探吉凶经过，畔闻啼声，知其为早家子也。抱归乳之，名曰早慨。慨稍长，知识异俗，问姑母曰：人皆有父母，我独无乎？姑母告以故，慨痛哭，当是时，慨年十二龄，力能缚虎，走可追禽，又能上直水，与人较弩射，悬海巴中其心，置刀中其刃，一日，见底弄过山岗，其子在后，慨持弩带刀斜行追之，出其不意杀其子，底弄闻声回与慨敌，走山林中，底弄追之，慨方惧其及也，遇一叟牵骡示慨曰：速骑去，否则及矣！慨乃跨而走，底弄见其骑，愈怒，愈追之，望之则远，及之不得，穷日力昏不得见，乃回。慨遇一老妇，问此何处？曰鹿山也，（在江头，隔蛇山六七里）汝宜速回，此时底弄諒投入村矣。言毕不见，慨喜，乃骑骡回，迅如风，夜未半，已抵家，方下足至地，骡化为石，慨拜之曰：天赐也。其石在丹戛，夷人至今祭之。慨不敢家居，出宿林中。次早，知底弄未回，约附近酋长，率众攻其寨，尽杀其家，并附近助恶家，焚其房，复率众邀底弄于吼汤坡（在今止干村界内），俟三日，底弄方回，战不利，斜走山脚，奔其寨，见寨毁家亡，仰天痛哭，口流血，刀弩落地，慨率众追及，残杀之，夷众悦服，咸推慨为众酋长，慨掘地得铁印，夷众亦畏服，以为天授。前此酋长任人

自立，至慨定以铁印券为凭，不得擅立，又定酋长以长子继后，又能揲蓍三十三根，几度以卜吉凶，夷人服其神明，呼为阿弥。阿弥者，华言天人也。寨立牛山（今下坞村），其雪山为马山，（今漕涧地）鹿山、鹅山（今浪宋等处）邓山、凤山（今赶山撒等处）各夷皆供服，听其择立酋长，岁贡物产为以常。慨传十余世，其地愈拓，其民愈众。金齿（今永昌府）樊国（今大理府）商人皆通，诸山未知开田，树木丛杂，多出芦子，夷人不识，商知而采之，多获利，客商益众。又四、五世，有早疆者，大理王段氏遣人抚之，疆降，受其诰命，岁有常贡，往来商贾，有流落为民者，教夷人开田亩，夷利喇鲁学得其式，此夷有田之始也。积岁累丰稔，自臣樊王，始知岁月，复以十二月为岁首。又传十余世，至早麻，有二子：曰奇、曰仰，麻命奇为后，分治鹿山（在浪宋诸村，今早牙村即仰所，仰讹牙也）。麻死，仰毒毙其兄而自袭，诸夷不服，然犹存四、五世，至褒，褒性情不理事，用客民李贯章、段保二人代治，二人往来六里办公，多获利，亦素不误公，褒夫妻待二人厚，夷人亦爱二人，褒以长女妻贯章，使分治蛇山（今旧州贯章村）以次女妻保，使之同居，不二年，保妻死，保欲辞归，褒哀留之，待之益厚，保感恩复治事，贯章欲谋早氏之职，与妻共携五岁儿省褒夫妻，外祖父母爱怜外孙特甚，其铁印素置卧室中，儿受其母嘱，见物则玩弄，寻得铁印不释手，其母伪夺之，哭不止，褒夫妻亦重此儿，听其持弄不复顾，转瞬失之，贯章故斥责其子，褒妻曰：一物耳，失则失矣，何为责我孙？褒懦亦不复言。贯章夫妇携儿去，保知之，劝褒杀贯章，褒妻骇然，反斥保，贯章得铁印，向白王（樊国王也）

承袭因害褒全家，置之死，而早氏灭。

赞曰：孟宗笋，王祥鱼，世艳传之。猛仰救父心切，石可化羊，均之孝格天也。奴六贞而烈，惜以产子殉夫难。然戏作之塔，名因不朽，与垂竹帛者何异？早慨甫孺子知询父母，知恸哭，知报仇，天性也。神复以石骡佑之，俾得雄长一方，传世三十，其以孝德天者独厚也。早褒昏庸，以贤奸并用而亡，天之所废，亦自取之矣！

段保世职传

段保，四川邛州威远县人，少随父流寓云龙，早褒时，与李贯章同佐理，贯章枭雄奸诈，夷人称曰神。保正直和厚，夷人号曰佛。早氏灭，保欲为复仇，而势不敌，贯章亦忌保，欲杀之。保实有数万金，借于各头目，自携余资回里。保去，贯章益横，戮早氏裔几尽，夷人寒心。当是时，值元末明初，海牙据云南，段氏据大理，保在途闻傅友德、沐英已破云南，移兵向大理，保乃返，招集夷兵四十余人，投沐英，随攻大理，大理破，即入云龙，贯章已为诸夷所灭，闻保至，迎而服之，保欲立早氏，后而无其人，夷众亦不许，乃治事，立寨蛇山，始有衣冠，用书记教人识字。雪山、鹿山、卯山、凤山及穷谷之夷皆来贡物，保令从征之士分理之，编各夷入册献之英，夷始通于汉。大理诸部，赋役数繁重，避而来者，日益众，乃大开田亩，遂科粮，英以闻于朝，明太祖敕赐保云龙土知州印，予世袭。先是保事褒时，夷众惊传，有戎装者，乘白马张黄盖，从者数十人过其境，褒异之，令保迎候，问所诣，其人马上鞠躬曰：朝新天

子，异日当与子共治此地也。言毕疾去如飞，倏忽不见，访之无踪，得职后，值明朝洪武十六年，普颜笃据佛（光）寨派、（叛，抄者误），傅友德檄调保征之，保率夷兵千人，与贼战于佛光寨，兵少却几为贼所获，忽见前所遇言朝天子者，率骑兵三百余人来救，贼不能当，保乘势追杀，擒普颜笃，剿平其寨。保感助兵者致谢，且问所居，其人曰：我在鸡足山。言毕而隐。保报功后，至鸡足山访，土人曰：此山有鸡足皇帝之神。保诣祭归，遂绘其象为云龙土主神，人有疾，祷则愈。至今土民祀之。二十六年保卒。三十年子海袭。海任时，田亩日开，客商日益，（众）夷不善算，利归客商，夷日困，或死或迁，客民众，而夷渐少矣；建文四年，海赍敕赴都朝贺。永乐十年，编夷民册，绘地理图献之，赐诰命，授奉训大夫，世袭土知州，封赠及父母，威名益盛。十六年，海卒，十九年，子享袭。海没时，享年少，夷民未服，袭三年，旋卒，子荣方襁褓，无理事者，宣德十年设流官，巡检司代理，能治民，不能治夷，夷多事劫掠，荣渐长，知识异人，延文士教读，地方始有书籍，二十一岁，荣始承袭。正统元年，以荣能治诸夷，颁赐土知州印，段氏复盛，十三年，荣卒，天顺八年，子铭袭，幼不能理事，巡检司有申文，必往土衙请印，铭母嫌请印者礼待烦琐，印交巡检收存，及铭长自理事，而巡检已易人，铭索印，巡检以前任交不计，铭劫夺去，巡检以抢印夺官申详，遂夺段氏世职，并裁巡检司。成化五年，设提举司，是时，夷民不服，各自散乱，虽土官视职，而夷人仍听驱使，提举廉得其情，请仍复土官，及铭卒，二十年，铭子鸿始奉旨承